

## 桐林輕停

—

我覺得蝴蝶的翅翼太過纖弱，容易毀損。也可能是我的手指太過鈍拙，總弄破牠們翅翼。便捨棄了蝴蝶作為我的採集對象，而改以蜻蜓標本當作業餘嗜好。

我第一次翻閱蜻蜓圖鑑時，已被各種蜻蜓的中文名字給深深吸引住了。像是霜白蜻蜓、猩紅蜻蜓、碧翠晏蜓，光看名字就令人滿眼都是鮮明色彩。更有彩裳蜻蜓這種像彩虹穿在身上的名字。無霸勾蜓和海神弓蜓，天生下來就是一種武器，極具威風。善變蜻蜓、昧影細螳和夜遊蜻蜓，一個引人遐思，一個瀟灑夢幻，另一則顯得輕閒雅逸。

若要溯源我喜愛蜻蜓的初因，恐怕已無從追憶了。不過，我熱愛蜻蜓的程度卻與日俱增。有時是累加自觀察蜻蜓的互動經驗，有時是累加自某段關於蜻蜓的敘述文字，有時是某句詩帶給我的蜻蜓聯想。當然，也可能是蜻蜓本身就極富魅力，與牠相處，我便自然愛上。

最早，每逢假日我總拿起捕蟲網到台灣各地埤塘、溪流、湖潭、淺溝、溼地，去尋覓蹤跡。捕捉到蜻蜓，立刻將蟲針朝牠胸膛一刺，固定於軟木上，再收入觀察盒裏。被蟲針插入胸膛的蜻蜓並不會馬上癱死，牠會掙扎，但不會掙扎太久。

一個假日又一個假日，我的蜻蜓標本累積滿十個又十個，每每遇見沒採集過的蜻蜓種類，便欣喜雀躍。當我坐在書房裏看著一系列又一系列蜻蜓標本的持續累加，總心生滿足。

我是業餘的蜻蜓愛好者，在採集上，始終很自律。我嚴守已有的標本不再採集這一鐵則。但我刻意逃避蟲針刺入蜻蜓胸膛是否人道這一想法。老實說，當蟲針刺入蜻蜓胸膛時，我的心會跟著抽痛一下。不過，我漸漸發現刺入蜻蜓的一刻若不去看，便可減輕心痛。我還發現，自己會演練各種說詞，去合理化採集蜻蜓與製作標本這一行爲。

直到有一天，當我閱讀陳玉峰的《大坑天書》時，有段文字如同雷擊，將我的腦皮都電麻了。陳玉峰說他在一次植物採集時，忽生遲疑與困惑：「憑什麼我可以執行上帝的權力——斷其生死？久久，這一個無解的困惑始才轉換成個人的採集倫理——單株不採、稀有不採、採則確保其續生、採下必生其意義。」從那一刻起，我的姆指與食指變得疲軟，再也捏不住一根蟲針，刺不死一隻蜻蜓。終於，我放棄了蜻蜓採集與標本製作。

## 二

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三日，約好 Lai 桑，我們開車從台灣的肚臍眼——大肚溪口，一路東行，切割縣界。界北那塊腹肌是台中縣，界南是小腹微凸的彰化。車行入龍井，爬上大肚，本是天晴，忽然轉陰，過烏日時，烏雲遮日，抵達霧峰後，早已微雨迷濛。

霧峰鄉桐林村的北坑溪谷，以前我未曾探訪過，Lai 桑說這裏是他的秘境。

Lai 桑是一位自然生態攝影師。

有一回，我在攝影展看見一幅作品：一隻雌蜓以腹末輕點水面，一朵漣漪正欲綻開。欲綻的漣漪上方有隻雄蜓揮著翅，護衛雌蜓，牠想確保雌蜓產下的是牠們愛的結晶。

這幅作品充滿生命力，呈現出蜻蜓生活史的某個片面，遠遠超出蜻蜓標本所能展示給人們的。我忽然明白，放下捕蟲網後，我該拿起的是相機。

攝影展場裏，幾番輾轉，我終於取得拍攝者 Lai 桑的 e-mail。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，表達我是如何放棄捕蟲網，又是如何想從攝影裏重拾我對蜻蜓採集的興趣，只是這回的採集工具，從捕蟲網換成了相機。幾週後我收到 Lai 桑回信，內容很簡短，他答應了教我攝影。於是，有了霧峰桐林的北坑溪之行。

Lai 桑說：「你要拍攝蜻蜓，北坑溪是個好地點。」之後每個月，我都固定來訪，這兒成了我自然觀察的定點。幾年下來，我漸漸了然這裏的春夏秋冬，甚至每月變化。例如：這裏的五月，桐花如雪；六月是濃濃的金黃相思；七月綠浪如湧，滿壁青翠，

尤其是夜晚溪石間，總是蛙聲片片……

我還記得踏入北坑溪床時，Lai 桑要我趴下身子，將耳朵貼緊在卵石上，靜靜聆聽。我聽見卵石下竟有涓涓水聲，驚疑不解地望著 Lai 桑。他告訴我，這裏原本林森幽靜，水量豐沛。九二一地震後，兩岸的礫石坍塌，覆沒了溪。溪流成了伏流，只在卵石下穿行，聽得見，卻看不見。

但我發現北坑溪的植物相似乎挺豐富，便對 Lai 桑發出疑問。他說這是四年多來大自然自營生命的成果。九二一後，土石覆沒了溪流，大地禿黃，毫無綠意，一片瑞秋·卡森所謂的《寂靜的春天》景象。不過，九二一過後幾星期，Lai 桑再度來到北坑溪時，竟處處冒著綠芽。幾個月後，北坑溪已是綠植盎然了。原來，九二一震後的北坑溪，是紀錄植物次生演替從無到有的最佳場域。

Lai 桑帶我繼續往上游走，伏流開始穿出地表，潺潺緩緩。我不禁讚歎起這條溪，像極了雲端裏穿行的龍，忽隱忽現，見首不見尾。忽，一枚鱗光從我眼前閃過，耀著藍紫色金屬亮澤，一隻豆娘輕停於溪石，雙翅夾合，翅翼中段黑褐，兩端透明，是一隻短腹幽螳。我拿起相機追拍，驚飛幾次後，總算攝得一張。

Lai 桑拍拍我的肩，說拍攝蜻蜓的第一步是跪下來，必要時，還得五體投地。愈微小的生物，愈需要我們謙卑的身段，高高在上的俯角觀視，只能拍到蜻蜓形貌，無法攝得神韻。要試著蹲低或採用跪姿，鏡頭要和蜻蜓同一水平，讓彼此間處於相等地位，方能看見蜻蜓所看見的世界，也才能攝得牠們的神韻。有時，更可趴下身子，採逆光仰角，雖然只得蜻蜓剪影，卻能照見牠們獵食者的孤傲心性。

顯然，Lai 桑教我的是心法，而非技法。

他還告訴我，接近蜻蜓時，要「風吹我動，風止我停」。Lai 桑說這是拍攝蜻蜓的第二步。要配合風的律動，如此蜻蜓反而不易察覺你的意圖。說完，Lai 桑化作一陣輕風似的，飄近一隻蜻蜓，並緩緩伸出指尖，輕觸蜻蜓腹末，竟不驚飛牠。

我也試著想像自己如風，吹動止停，果真拍到一隻蜻蜓，得意秀給 Lai 桑看。

Lai 桑面無表情，淡然地說我在拍完照後，不能將蜻蜓驚飛。他說這是拍攝蜻蜓的

第三步。要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」，要來去不著痕跡，要輕如鴻毛。

我一直覺得 Lai 桑的攝影觀是詩性的，而非知性的。他不告訴我快門速度、光圈大小和景深該如何拿捏，反倒處處流露他對小生物的尊重、關懷與哲思。

我想，Lai 桑是透過他的鏡頭在抒寫詩篇吧！

### 三

北坑溪之行，是 Lai 桑教我的第一堂攝影課，也是最後一堂。離開北坑溪時，他對我說：「關於蜻蜓攝影，該說的我都說了，以後要靠你自己多觀察、多拍照了。」望著 Lai 桑背影，我突然覺得，他也是一隻蜻蜓，擁有獵者的剛毅與點水的輕柔。

往後日子，我確實認真拍攝起蜻蜓。但幾年下來，我發現自己還是拍不出 Lai 桑所拍出的蜻蜓美感，以及他所說的神韻。或許，攝影也需要天賦與慧根吧！我更曾思考過真正問題可能不出於天賦與慧根，而是出於我的心態。我持著相機，在北坑溪谷或其他水域，總不停搜尋蜻蜓蹤影，遇上沒拍攝過的蜻蜓，便欣喜莫名，願意花數十分鐘與牠周旋，縱使只拍得一張清晰照片，也倍感滿足。但是面對已拍攝過的蜻蜓，卻總刻意忽略，甚至視而不見。

電腦裏，每當昆蟲資料夾新增一種蜻蜓時，我便湧現當年書房新添蜻蜓標本時同樣的喜悅。然而這種喜悅卻也令我反思：放下捕蟲網，拿起相機，究竟差別何在？

客觀來看，捕蟲網的侵犯性強，蟲針太殘忍，相機則仁慈多了。但主觀來說，我對蜻蜓的心態卻沒有改變，仍執著且沉迷於標本蒐集。只是蒐集的工具從捕蟲網改成了相機，標本從實體換成了數位照片。顯然，我對蜻蜓的喜愛，太過浮淺了。Lai 桑所拍攝的蜻蜓，根植於他對蜻蜓的深入觀察與深刻了解，還有他對蜻蜓所流露出的尊重與關懷。我發現，這些我都缺乏。

我蒐集那麼多蜻蜓標本與照片，並從圖鑑上確認牠們身份，但我對蜻蜓的認識依然很少。我開始研讀與蜻蜓相關的書籍和網路資料，並參加生態解說員培訓，試圖提升自己在蜻蜓方面的知識。我開始意識到，我與蜻蜓的接觸過程竟像一段修煉旅程，

蜻蜓扮演了我的導師。漸漸，書籍與網路的蜻蜓知識也不能滿足我了。學習蜻蜓的知識並不同於了解蜻蜓，我必須透過更仔細的觀察來反芻並印證研讀到的蜻蜓知識。

我重新去觀察那些常見種蜻蜓，那些過去被我刻意忽略，刻意視而不見的蜻蜓。好幾次，我靜坐潭邊，和釣客比鄰，與他們比耐心；他們等待魚兒上勾，我等待蜻蜓停落。我透過觀察與思考，逐漸明白了何以蜻蜓能歷經地球無數災變，從兩億年前的石炭紀存活至今。牠的胸，滿佈肌肉，搏翅速度達每秒三十回，擅速翔、滯飛、急旋、瞬移。兩顆大複眼，由上萬枚小眼組成，機靈敏銳。偵視時，還會轉動頭頸，一旦鎖定獵物，便以滿生細刺的六足進行捕捉。蜻蜓，簡直是昆蟲界的老鷹，飛蟲中的王者。牠身體的每一結構，都被上帝創造得如此完美，或者說，被演化型塑得如此優異。這讓牠的飛行顯得雄深雅健，猶如兔起鶻落的書法墨跡。牠同時也是輕盈柔美的，當牠停落於一石一木時，如同牠的名——輕停，無聲又無息。

原來，蜻蜓的美，既剛，且柔。

我開始每逢假日便肩起背包，隱入自然。池塘的靜水流深與溪流的淺斟低唱，成了我安頓心靈的故鄉。這些乾淨水域，更是蜻蜓的原鄉，浮沉牠們童年的回憶。蜻蜓小時候，俗稱「水蠶」，生活於水中，以小型水棲生物為食，終齡時，爬出水面，攀上石塊或枝條，等待羽化，一聲蛻裂，化為蜻蜓，翱翔於天際。這種稚蟲游於水，成蟲飛於天，昆蟲界罕見的生活史，很有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……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」的境界，也帶有幾分余光中〈漂水花〉「入水為魚／出水為鳥」的詩境。

一條乾淨的溪，流淌著半部《詩經》，草木花菜間，多少昆蟲游、魚兒戲、禽鳥食、野獸飲。然而這些年來，乾淨的水域似乎愈來愈乏了，溪流若非污色，便是乾涸。那些潑潑泠泠淙淙濺濺的詩吟已漸成夢囈，蟲魚鳥獸更成了《詩經》裏空泛的無病呻吟。我的心靈原鄉，成了蜻蜓的鄉愁；我痛感自己無力挽救，只能聽任蜻蜓的童年游域，被污染、漸枯涸。我必須眼睜睜看著牠們，離我而去。

曾有一個盛夏午后，我看見一隻蜻蜓盤旋於熱氣蒸騰的汽車引擎蓋上，荒謬地誤

認那是一灘池水，不停產卵點水。這讓我想起沙漠中極度口渴的人，看見綠洲，興奮奔去，結果竟是海市蜃樓，一場空歡喜。蜻蜓的命運，大概就像沙漠中即將渴死的旅人吧！

#### 四

捨棄標本，卸下相機，走過知識，透由觀察與沉思，蜻蜓將我帶到了新的境域。

祖輩與父輩的時代，蜻蜓曾是那麼地與農親近，牠們翔旋於水田上空，獵食害蟲，那是一個不需要什麼農藥的時代。人與蜻蜓，互利共生。然而，曾經何時，農人遺棄了蜻蜓？抑或蜻蜓離開了農人？如今，蜻蜓只在深山裏靜思、徘徊，不再親近農田。

是都市遺棄了我，還是我捨棄了都市。假日，我總隱入深林，尋找一條淨溪，或一處水潭。靜靜，觀看如同書法運筆的蜻蜓飛姿，聆聽猶如琴鍵起落的蜻蜓點水。「絕愛蜻蜓點水聲」，這是蔣彝的詩句，卻完全貼合我的心意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有一段文字，南郭子綦說：「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，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！」南郭子綦遺棄了形體，忘卻了自我，所以得聞天籟。我想，蜻蜓點水聲，肯定就是這種耳不能聞，心才能聽見的聲音吧！

我一直覺得，蜻蜓是一種充滿詩與哲學意象的昆蟲。或者說，蜻蜓將我帶進了詩與哲學的領域。這也是為何我更鍾情於蜻蜓而非蝴蝶的緣故。蝴蝶的美太過濃妝豔抹，羽翼的紋樣色澤，全靠撲上一層鱗粉，稍嫌偽豔。相較之下，蜻蜓就顯得天生麗質，牠的羽翼，是抹不去的生理本色，美得渾然天成。

但蜻蜓的原色，死後並不易保存，這一直是標本藏家的苦惱。不過這也突顯了蜻蜓的生命觀，在面對死亡這一嚴肅問題上，牠是瀟灑的。牠的一生，可說：水裏逍遙，風中自由，生時美麗，死不帶去。

現在的我，通常選在輕鬆的午后，一個人隱入霧峰桐林的北坑溪谷。我總踏著輕盈步伐，任風輕輕吹，水輕輕流，蜻蜓輕輕停。一切凡俗事務，也都雲淡風輕了……